

Tl'amas del crepúsculo.

南方有乔木

纪念版

南方有乔木

Y las hojas caían  
en el agua de tu alma

S

T

H

南方有乔木

○ 小狐濡尾 | 著

【纪念版】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南方有乔木:纪念版/小狐濡尾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12

ISBN 978-7-5473-1171-4

I . ①南… II . ①小…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7838 号

《南方有乔木·纪念版》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80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73-1171-4

定 价: 3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电话: (021) 52069798

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有人歌颂这样的爱情吗？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足下的土地。

南有乔木，时有樾树。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忠贞不渝的爱人。



目 录

第一章	平安夜的谎言	001
第二章	放肆欣赏	017
第三章	一生只做一件事	036
第四章	如果这是爱情的话	061
第五章	南乔的晚安	076
第六章	地铁、吻和阿尔山	096
第七章	他真的很贪婪	117
第八章	狠心	137
第九章	爱情是两条平行线	153
第十章	他的选择	169
第十一章	你眼中，曙光的火焰瞋斗	193
第十二章	我成就你，也毁灭你	217
第十三章	彻底告别吧，那十年	234
第十四章	我的灰姑娘	259
第十五章	盛放	276
	《南方有乔木》你所不知道的十件事	296
	后记	297

## 第一章 平安夜的谎言

南乔低头看了眼左腕上的手环：17点43分24秒。

距离常剑雄与她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24秒。

但常剑雄还没有出现。这让南乔不免皱起了眉。

自从南乔十六岁被送到德国去念书，她和常剑雄就很少再见面。到现在，十年有余。前段时间常剑雄给她发来一封邮件，告知他在西藏五年的服役期已经结束，最终选择转业到他父亲的武装押运公司工作。

南乔不喜欢社交，甚至是厌恶。哪怕是这种单独的会面，于她而言都是莫大的压力。好在常剑雄并不算外人，他来到北京，约她会面，她没有拒绝。

世贸天阶这个地方是常剑雄选的，南乔在北京三年，却从来没有来过国贸CBD这片地区——尽管她的未婚夫周然就在国贸大楼工作。

现在，她在高大的天幕之下茫然四顾，天色黯淡下来，大风卷起地上干燥的雪粒子往她裸露的脖子里面灌。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笼在身上的大棉袄的领子扣上了。

南乔看了眼手机，开始焦虑没有存常剑雄的号码。

临近平安夜，世贸天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旁边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妈妈，你看那个大姐姐，用的还是诺基亚！”

南乔：“……”

她不知道是应该欣慰那小孩叫她大姐姐，还是惆怅被嘲笑用的手机太过时。

年轻时尚的妈妈责备地拍了小孩一下，向南乔投来歉意的目光。

的确，在这个智能手机流行的年代，还在用诺基亚3120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

但倘若有人能注意到她左腕上的手环，就会知道这个高挑秀长的年轻女人，绝不是什么老古董，反而是科技圈里走在最前面的极客。

南乔下意识地摁亮了手机屏幕，屏幕上干干净净的，并没有周然的消息。平安夜，周然同她说要加班。

她知道周然所在的那种国际大投行，一周上百小时的工作时间是常有的事，平安夜加班，并不足为奇。更何况她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两人便爽快地达成协议。

她这手机，还是周然七年前开始追她的时候买的，至今，上面也只有周然一个人的号码。

她懒，平时都极少解锁屏幕，要联系周然时，按下紧急联系人键，电话就拨过去了。

常剑雄还没有来。

南乔兜了棉衣的大帽，在高耸的大理石柱下踱步，忽然前方一辆幻影黑的A8疾驰而来，挟着雪风，一个漂亮的刹车，在禁行线前面停下。

南乔微微吃了一惊——

不只是这明利潇洒的刹车声她无比熟悉，甚至连那车，那车牌号，都是她再熟悉不过的。

周然？

走下车的男子英俊、轩昂，有着迷人的温柔微笑。

只是这时候，这笑容并非因为看到了她。

南乔站在大理石柱后面，看着周然走到了车的另一边。她本来就因为寒冷而苍白的脸色，变得更是惨淡。

周然拉开另一边的车门，双手捂着一个打扮清纯的女孩儿的双眼，将她从车上带了下来。

这女孩儿穿一件粉白色的大衣，樱色唇蜜，浑身的青春气息汪洋恣肆。

被周然从背后紧拥着，捂了眼，她用手去掰周然的手，咯咯咯笑个不停：

“你干吗！好讨厌啦！”

周然按住女孩儿在他怀中亲昵的扭动，嘴唇在她耳边低低地念：

“十，九，八，七……”

“四，三，二，一。”

南乔低低地接住，静静地看着人来人往的天阶。

“一”的嘴唇尚未合上，周然放开女孩的双眼——

一刹那之间，天阶两侧的火树银花由近而远次第绽放，天幕唰地魔幻般开启。

*Christmas is All Around* 的前奏响起来了，天幕底下，原本散漫着走来走去的行人，仿佛突然之间被音乐唤醒了灵魂，面对着周然和女孩，整整齐齐地，一起歌唱舞蹈。

“I feel it in my fingers, I feel it in my toes, Christmas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就像圣诞电影《真爱至上》中老 Billy 那样的欢歌热舞。这一出快闪，将整个世贸天阶的节日气氛都带动起来了。天幕上不断闪现着飘舞的雪花，挂满了礼物的圣诞树，圣诞老人的雪橇和驯鹿……

被震惊到的路人纷纷驻足，咔嚓咔嚓地不停拍照。最为惊喜的，自然是那女孩儿。南乔注视着，看着她眼中从惊讶喜悦，逐渐变为崇拜爱恋，转过身来双手环抱住周然的脖子，脸上都是满得都要溢出来的柔情蜜意。

然后他们接吻了。

南乔不用想，都知道周然在女孩耳边呢喃的话语——

“...You know I love you I always will. My mind's made up by the way that I feel. There's no beginning, there'll be no end...”

南乔有些想笑，好多年前，周然向她表白的那一晚，与今夜如出一辙。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这一招还没用老。

现在年轻的女孩子，仍然吃这一套。

南乔觉得心底有一种黑暗的、腐朽的情绪在蔓延。她听到了“咔嚓”一声，那是潘多拉魔盒打开的声音。

她嗅到了腥味，那是嫉妒、愤怒，夹杂着仇恨的味道。

这些味道于她而言是陌生的。她将近二十七年的生命中，并不曾强烈地感受到过这些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

女人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就是爱人眼中的唯一。

于是最令女人心碎的，莫过于亲眼看到爱人将对自已做过的事情，复制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如果爱也可以复制，那还能叫爱么？

如果这一份亲密，并不是他与她所独享，那么她也不过是他玩过的众多女人之一。

南乔是一个很冷感的女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并不具有这些复杂的情绪。这是人性，与生俱来，根植于每一个女人的人格之中。

南乔还不是神仙，也不是圣母，见到自己还有一个月就要与之结婚的男人和别的女人亲在一起时，也会怒不可遏。

她清楚地感觉到这份愤怒正在试图改变她，要把她变成一个她所不想成为的人，一个扭曲的、丑陋的、哭泣不止的、当街破口大骂扭打纠缠的泼妇。

她只要一想到就不寒而栗。

于是南乔选择了匆匆走开。

雪下了起来。人们都在欢呼。

是啊，多好的平安夜啊，应该颂唱弥撒的平安夜，应该彼此祝福和亲吻的平安夜。

南乔摘掉了棉衣的帽子，解开了颈上的扣子。她里边仍如其他三季一样，穿着简单到极点的白衬衣，和一条单牛仔裤。只是冬天，踩了一双又软又旧的雪地靴。

这样单薄的穿着让她清醒克制。她拿出手机，给周然打电话。

透过川流不息的人群，她还是能看到周然和那女孩拥抱在一起。

她拨了三遍周然才接。

“喂。”

“周然。”

“嗯？”

南乔屏息，没有说话。她靠在世贸天阶一个偏僻的阴暗处，风声呼啸过耳。周然反应过来了一些，将女孩儿推开了一点距离，用手按住了话筒避开周围嘈杂的人声，声音开始变得温柔。

“小乔，我在外面和同事吃饭呢，你有没有好好吃饭？”

“吃过了。”南乔冷漠地遥望周然，淡淡地说。

“哦。”

周然“哦”了一声，南乔远远地，都能依稀分辨出他脸上堆砌出来的笑。

那女孩嘟着嘴，不耐烦地扯着他的衣角，被周然竖起一指在嘴唇前，示意她安静点。女孩不高兴，将冰冷的手扣上他的脖子。

周然猝不及防，被冰得“唔”了一声。

“你怎么了？”南乔问。

“……没事，刚才有个同事跟我开玩笑，被可乐罐冰了一下。”他温存地笑着，“我等会儿还要回公司加班，今晚到家可能会晚点。你也别在公司耗太久，外面下雪了，冷。”

“哦。”南乔说，停了一下，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周然。”

“嗯？”

“分手吧。”

“……”周然被吓了一跳，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一眼，确定南乔还没有挂机，又放回耳边，急躁地说，“小乔你说什么？”

“分手。”南乔简单明了地重复了一遍。

“呵！”周然有点痛苦地喘息了一下，“开什么玩笑？”他神色凝重起来。那女孩愈发地不耐烦，噘嘴、跺脚也引起不了他的注意，便生气地撒手要走，被周然一把抓住手腕拉了回来，安抚似的把她毛茸茸的头扣在怀里，女孩这才乖乖地抱住他的腰，窝着不动了。

周然还在和她开玩笑：“小乔——你不是小乔是吧？”他故作轻松地笑着，“是不是欧阳绮？又拿我小乔的手机玩？”

风呼呼地吹着，十米开外，一片欢腾气象，人声鼎沸。

周然似乎从手机里听到了什么，推开怀中的女孩，四面张望，郑重问道：

“小乔，你在哪里？”

“你轻点推。”南乔冷冷地说。

北京雪落得很快，落到地上也不会化。雪粒不像南方的雪那般娇艳缠绵，干脆粗粝，像西域的黄沙。不多会儿，和着之前零落的旧雪，地上已经积起了白白的一层。

巨大的LED天幕上光线变幻，将世贸天阶变成了一个大舞台。而舞台之后的僻静处，就愈显出远离繁华的萧条。

周然来到一尊希腊神话的石雕下站定，脸色不太好。女孩有些不自在，

想走，那种不甘心又继而演化成一种恶意的示威，于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周然。

她叫夏菁，今年刚毕业，拿到了周然所在的这个国际投资银行在大陆发的仅有的两个 offer 之一。能进入到这种象征着地位和财富的公司的，自然都是被刻意挑选出来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学生。

更何况，她还长得这么漂亮，有什么理由不去征服她想要征服的一切，包括男人？离开学校，她已经迫不及待了。

她恰好被分到周然主管的行业组工作。周然有种天然的明星气质，长得是数一数二的英俊倜傥不说，穿着打扮都极具潮流品位。芳心暗许的女职员自然无数，据说只要他出马，没有拿不下的女客户。

但夏菁一进来，就被同校的前辈暗中提点，说周然是个 VIP，动不得。她自然好奇。再问，被告知周然能坐上行里最年轻的 VP，靠的是家里有背景，女朋友家世也不错，据说还挺神秘。

这愈发激起了她的征服欲。她注意到周然从来不提起他的女朋友，工作之余，也是在外面玩得比较多。她于是判断周然和他的女朋友之间，有机可乘。

她成功了。

周然这样一个男朋友，能够满足一切属于女人的虚荣心。她享受周然的温柔体贴，甚至对他产生一种想要长相厮守的幻想，直到这时候这个“女朋友”头一回真真切切地出现在周然的手机上，才将她从梦幻中拽出来。

但夏菁心中仍对这个女人不屑一顾——无论如何，她才是这场感情战争的胜利者，而那个女人家世好又如何？家世好的女人，大多漂亮不到哪里去，更何况那女人的年纪还比她大。

所谓女人间的战争，比的不就是美貌和男人的宠爱么？

但她看见那个女人从高大建筑物的阴影中走出来时，忽然觉得一切似乎在她意料之中，却又一切都在她意料之外。

南乔穿着一件浅军绿色的大棉衣，没有任何花纹和装饰，也没有扣扣子，敞着里面淡黄的内绒，和白色的长款衬衣。一双腿笔直修长，竟然是标准的九头身。

她是典型的南方人相貌，长眉乌目，黑发白肤，是淡然大气的漂亮。

但她身上有一种奇异的气质，像是冷淡，可她注视着你的时候，你分明能感到逼人的灼热。

夏菁盯着南乔很久，确信南乔身上的冷淡，并不是真正的冷淡，而是一种不在意——当南乔的目光离开她的时候，她几乎能够确信，南乔已经把她忘了。

“小乔，既然你都看到了，我也不会撒谎骗你，但这都是逢场作戏，你在我心里面仍然是唯一一个，永不改变。”

周然双目注视着南乔，郑重其事地说。他说得赤裸裸的，丝毫不忌讳夏菁在场。

夏菁气得浑身发抖，但是她没办法发作。她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她的自信和野心，有相当大程度倚仗现在的这份工作，以及所谓的周然的爱。

然而这两样东西，都被周然控制在手里。

如果一个女人的自尊和虚荣，都仰仗男人的施舍，那么她本来就已经输了。

但南乔不一样。

南乔身高一米七五，站在一米八的周然面前，并没有半点输了气势。反而因为她身上那种略带木讷的淡漠，让心虚的周然好像矮了一头。

南乔并没有搭理周然的解释。她似乎想起来了什么，从棉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又褪了中指上的铂金戒指套在钥匙上，抛给了周然。

“麻烦告诉周叔，下个月婚礼和蜜月取消，我不会出现。”

“南乔！”

南乔不喜欢电话和短信这些沟通方式。她一向认为有矛盾就应该面对面解决。现在该交代的事情交代完了，她就不认为和周然还有任何的联系，于是也就没有再多说一句话的必要。

周然也生气了。三两步拦在南乔面前，将她用力一推按在冰凉的墙壁上，怒道：“南乔，就这样走了？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一个机会都不给？太无情了吧！”

南乔冷冷道：“怎么？想跟我动粗？”

周然挫败地扭头，喘了口气，放开对她的钳制。他放软了声气，说：“南乔，这次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但你既然这么在乎这件事，说明你还是很爱我的对不对？”

他抓起南乔的手按在她自己的心口上，柔声说：“不要骗自己。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很难过，难道分手了，你就真开心了？我向你保证，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说着，他缓缓地低下头去，就要吻南乔。

南乔狠狠将他推开。

周然还要去拉她，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挡在了他和南乔之间。这男人穿着军用夹克，腰身劲长，五官俊朗，十分的英武帅气。

他向周然笑了笑，伸出手来：“这位是周少吧？常剑雄。奉首长的命令，要将南乔接回家。周少想必不会为难我。”

周然怔了一下，忽然自嘲地一笑：“你够狠啊，南乔，分手还带个保镖。”他瞟了眼常剑雄，男人看男人，也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一张俊脸在路灯之下忽然阴狠了起来，冷笑道：“南乔，别说我，你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南乔无心和周然争辩，却听见他冷生生说：“好，既然要分，那就分得彻底一点。”

周然说：“南乔，我要退股。”

南乔猛然转身，盯住了周然，那样的气势，像一只猫弓起了身子，竖开了毛。

周然冷笑了一下，说：“南乔，看看，我在你心里的地位，还比不上你的那个破公司。”

南乔说：“有些事不能比。”

周然有些神经质地笑了笑，说：“行啊，30%的股份，全部折算成现金，三天之内给我。”

常剑雄脸色微变，看了看南乔。

他知道南乔有一家公司，名字叫即刻飞行。

南乔算得上是一个工科奇才，八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学业。她本有意留德继续发展，却在周然和父亲的极力劝导和命令之下，回到了国内。遵照父亲南宏宙的意思在研究所待了一个来月之后，她脱离出来，创立了即刻飞行。

这也正是她和父亲南宏宙反目的原因。

她是带着嫁妆被南宏宙赶出家门的。

但她还是没有放弃即刻飞行，把嫁妆全部拿出来，投了进去。对于这样的行为周然还是很纵容。用他和朋友私底下的话说，就是自己的女朋友想玩，

那就让她痛痛快快“玩一玩”，玩够了，自然就回来相夫教子了。所以他也挺够意思地投了三百万进去。

然而周然没想到的是，南乔对即刻飞行的态度，远远不只是“玩一玩”。——她是在当作毕生的事业在做。

是事业。

很多人，尤其是女人，终其一生都触摸不到“事业”两个字的意义。

但南乔很确信，她就是要做这样一件事。

周然觉得这是“holy shit”。

常剑雄却很清楚。十多年前，他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奇奇怪怪的小女孩心中的秘密。

常剑雄四周看了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夏菁那个女孩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也难怪周然能够这么肆无忌惮地谈钱。

即刻飞行原本是做飞行控制系统，三年下来小有所成，已经能够自负盈亏。

但南乔的目标却不仅仅是做系统。她是想做飞行器，真正的无人飞行器。

听南乔的哥哥南思说，她几个月前刚把所有的资源从控制系统上撤回来，全部投入了多旋翼无人机的整机研发。

千钧之重悬于一线的转型期，她拿得出那么多钱还给周然么？

南乔微垂着头，停顿了大约有十秒钟的时间，说了一个字：“好。”

周然此刻心情复杂，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还存着一线侥幸，想逼迫南乔回头，还是想落井下石，将这个女人最心爱的东西扼杀在手里。他掂着手中的公寓钥匙和订婚戒指，说：“……南乔，以我对你公司的估值，现在可是已经翻了两番。你要还我的钱，是一千二百万。”

南乔对这个数字似乎无动于衷，毫无迟疑地回答：“好。”

周然冷笑着说：“南乔，你可想清楚了，咱们是连结婚请帖都发出去了，你悔婚，那就是大大折了你爸的面子。你爸那里，还有你哥你姐那里，你都别指望他们会支援你一分钱！”

南乔面无表情地看着雪空，说：“我做即刻飞行，本来就只是我南乔一个人的事情。”

“南乔！你怎么能这么狠！”周然终于失控地叫了出来，“现在都什么

年代了？哪个男人没玩过几个女人？还想找个纯情的男人，你做梦吧！”

他英俊的面孔狰狞起来：“南乔，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最讨厌你目空一切的傲气！永远都是我在低头，我在妥协，我低声下气，把你当公主一样地供着。你别忘了，那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就你这种性格，你以为还会有男人真喜欢你？好歹是做了你这么久的男朋友，我好心奉劝你，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你还不就是为了救你大姐被生下来的？你在你们家，根本就是多余的人！”

他愤愤地说着，扭头离开，临走前还不忘狠狠补上最后一刀：

“南乔！你那破公司，就等死吧！”

天幕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天幕上五颜六色的光芒变幻不息。

南乔这时候才真正感觉到彻心彻骨的冷。常剑雄走过来，帮她把棉衣拢严实了，把扣子扣上。

“我自己来。”她木然地说。

明明背叛的人不是她，可原来她才是真正的大奸大恶，要承担这所有的恶语相向。

南乔回头看了一眼世贸天阶的天幕，上面已经开始滚动着放出各种甜蜜动人的示爱短信。

“爱你一生一世。宁。”

“你永远都是我最笨的小笨蛋。”

“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致我最爱的橙子。”

所有的爱都会许下一个时限，可是没有什么能够永远。

南乔拿出老式的诺基亚手机，打开通讯录，只有周然一个名字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她仔细回忆了一下自相识以来的七年，发现两人间值得纪念的事情确实乏善可陈。

她放开手，手机便从地砖下水的栅格里掉了下去。

自平安夜分手之后，南乔就没有再回过周然的公寓。好友欧阳绮笑话她才是“断舍离”的最高境界，随身的东西加起来一个行李箱都装不满。别说什么奢侈品包包了，连套高档点的化妆品都没有，真是丁点都不便宜新进去的小人。南乔却知道她已经丢失了她最为珍重的一些东西在那里，再也拿不

回来。

南乔没什么交心朋友，欧阳绮算是唯一的一个。两人都是南方H省人，后来南乔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来了北方，然后出国念书。欧阳绮则是大学考上了北京的T大生物系。硕士毕业之后，在朝阳区开了个宠物医院。

这天傍晚南乔去了欧阳绮的宠物医院，欧阳绮刚做完一台手术，正在洗手换衣服。南乔看见两个型男一前一后地抱着狗出来，都戴着墨镜，后面年轻点的男人帮前面那位把围巾围上，很快遮住了大半张脸。前面那个目不旁视直接出门，后面那个看见南乔，还礼貌地向她点了点头，露出一丝清澈温暖的笑意。

欧阳绮擦着手出来：“稀客。”她梳一头小脏辫儿，眉线平直锋利，是个颇见锐气的姑娘。

南乔仍然若有所思：“刚才那个人，感觉面熟。”

欧阳绮把下眼皮拉下来，向她做了个怪相：“南乔你已经病人膏肓。当红一线男星，新晋影帝卢洲，机场、购物中心、电影院、地铁、公交车站、报纸杂志、露天LED大屏，铺天盖地都是他。——我刚才说的，他叫什么名字？”

南乔：“……”

南乔是真不记得了。

都说金鱼对看到的東西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南乔的大脑也似乎呈现这样一种奇异的构造——当她无法对一事物及其名字产生合理的联想的时候，她就无法记住这种事物的名字。

可悲的是她对入也有同样的障碍。

像欧阳绮这种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名字自然是深深印在脑海里不会忘记，然而对于陌生人，记住名字简直会要她的命。所以她的文科成绩惨不忍睹，尤其是历史，她委实记不住那么多复杂的人名、地名，以及历史事件。

对于身边的同学，有绰号的她或许能记住，没有绰号的，她就只能记住一个影像，再见时勉强能认出来。她朋友很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如此，她给太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冷漠、无动于衷、拒人于千里之外、难以交流。

周然追求她的时候，送了她一个手机，桌面显示着他的照片和大大的名字。只是那个手机，已经被她丢掉了，后来也没有再买。



欧阳绮给她倒了杯水：“来，喝口水，压压惊。”

南乔：“……”

欧阳绮：“那两位是不是都很帅？是不是瞬间就把周小白脸儿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南乔：“……”

欧阳绮神秘地笑笑：“我做的就是明星圈儿的宠物生意，你经常来洗洗眼睛，就不会总惦记着一个男人了。”

南乔：“……”她觉得有必要制止欧阳绮无边际的胡扯，拿出一张浮雕印刷的黑色卡片递给欧阳绮。

“这是什么地方？”

欧阳绮接过卡片，上面浮凸着一个经典的潘洛斯三角，以华丽的字体写着“Lucid Dream”这个名字，下面还有地址。

“清醒梦境，三里屯近两年来很火爆的一个大型酒吧，以深夜变装秀场出名。”欧阳绮慵懒的声音中夹杂着暧昧，看着南乔的目光带了点不寻常的意味，“怎么？你要去？这不是你南乔的风格呀。”

“不干净？”

欧阳绮摇摇头：“那倒不至于。这些年管得严，天上人间都没了，这家还能风生水起，自然做的是正经生意。不过——”她拉长了声音，见南乔皱起眉头，才抿嘴笑说，“打的也都是擦边球。”

南乔点了点头。

欧阳绮又把卡片翻过来，见背面用荧光笔写着“23:30, A12. 云峰资本投资总监侯跃，光速基金高级投资经理姬鸣”。她认得出来是即刻飞行CEO温笛的笔迹。

南乔不善交际，自己专心做研发，公司管理和对外的事情，都交给创始团队里面另外几个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去做。以至于外面的投资者，甚至公司新来的人，都不知道即刻飞行实际的领导者是南乔。

“看来温笛找了两个多月的投资，都没有成功。现在你南乔要亲自出马了。”

南乔有些疲倦地瘫坐在沙发椅上，长手长腿地伸出来，显得她的身材格外修长。“已经拖了两个月的工资，事不过三。”